

溫柔奇情系列

片片枫红的落叶
寄语着我的柔情与思念

台湾 宋语桐

幸運傳說



幸运传说

宋语桐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温柔奇情系列

幸运传说

(台湾)宋语桐 著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80605-361-1/I·309

定价：9.80 元

第一章

“什么?!”舒亦书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这个惨剧会发生得那么快!

一个写着“倒闭”的白纸条贴在他好不容易上班满一个月，那个熟悉的大铁门门上，阳光照得那个字有些刺眼，而他却只有一种又要晕眩的感觉。

这是第几回了?他根本连这个问题都懒得想，反正就算想也不会有什么作用，只是再度加深自己是个倒楣蛋的事实而已。

“喂，你还在这里站着干么?”一个“有境”与他同事一个月的欧吉桑手里搬着原本属于公司的传真机吆喝着他，“你再也不搬，东西都被人家搬完，到时你连老本都没了!”

苦笑着看着那个欧吉桑努力的再冲到一群年轻人中为了一台电话，舒亦书摇着头，缓缓的往马路上走去。

真是天要下雨，娘打儿子，什么事都没个准的，倒就倒吧，凭他这种“身经百战”的倒楣经验，这只不过是个小卡司，但是，难不成他这辈子就要这么一路背到底，永无翻身之日了？

油然想起以前曾经在路上偶遇的一个相命先生，铁口直断的告诉他，如果他这辈子想转运，只有五个字，“门儿都没有！”

他才不信这个邪，他舒亦书有手有脚，脑袋也还算灵光，就不相信自己永远无法从这种犹如受诅咒的苦难中脱离。

信步走着，他望向街角一个便利商店，虽然他曾经因为这个工作而强迫自己因，但如今既然工作都没了，他的烟也甬戒了，在这种悲情的情况下，有根烟舞舞起码心情舒服点吧！

就这么边走边想，舒亦书走进了那家便利商店，先站在店门附近的书报堆翻了翻一些八卦杂志，在看尽众家记者所写的爆笑故事后，他干笑三志走到收奶台前对小弟说着：“两包七星。”

但就在此时，突然两个戴安全帽的男人挤进他与柜台间，这种行为让他非常生气，因此他有些不高兴的瞪着他们，“喂，排队好不好？”

“排你妈的队！手给我举起来！”一个大汉横眉竖眼的大喝着，而舒亦书正准备开骂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身前多了一把手枪，而另一把手枪则对准着收银小弟，“把柜台里的钱全部给我拿出来！”

天！他在心中哀号着，这也太“幸运”了吧？自己才刚丢了工作想买包烟来纾解纾解身心，结果居然还遇到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？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作梦，还没人床上醒来？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发现高举双手的舒亦书突然用手捏自己的脸，一个歹徒神色紧张的大叫着。

“我想看看我是不是在作梦。”他苦笑着对歹徒们说着，然后一边不断向拿钱给歹徒的收银小弟使着眼色，这种便利超商不是都有保全设施直通附近警局的吗？为什么警察还没来？

“作你妈的春秋大梦，你别挤眉弄眼的，如果你敢向警方报案，我就先轰了你的脑袋，让你以后再了没有机会开口说话！”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，歹徒拿走了钱，然后在离去时丢下了这么一串话。

再半分钟后，警车呜呜的来到了，舒亦书原本想先溜的，免得已经够背的心情还得再到警局里去

被问东问西，哪晓得这个时候收银小弟突然捉着他呜呜大哭了起来，让他根本脱不了身，而且衣服还被收银弟的鼻涕全弄脏了，这这么着，他一天可怜的劫难，再度从警局的笔录中继续延了下去。



“什么名字？”警局里的警员面无表情的问着。

“舒亦书。”他叹了口气，无奈的坐在警局里。

“输一输？这什么名字？”警员纠着个脸抬头望着他。

舒亦书见状只能耸耸肩，他有什么办法，他老爹就爱这个名字，原本希望他文质彬彬像个君子的，哪知那谐音一起，让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。

“工作？”

“早上刚丢。”舒亦书再叹了口气，“阿Sir，能不能给我一根烟？”

“烟？你要烟”警员再度抬起头，“对不起，我们现在遵守政府规定，室内不许吸烟。”

“唉！”他又叹了一口气。

“有没有看清歹徒的长相？”警员又问。

“没有。”舒亦书据实以报。

“没有？我眼睛长着干么用的？”警员瞪着他。

“阿 Sir，我眼睛长着虽然是看东西用的，但我可没长一双透视眼，能看穿人家安全帽里的德行啊。”

就这么反反覆覆问了一个下午，舒亦书还是半根烟都没有抽到，等到连屁股都坐痛的时候，才被放出了警局，结束了一天的磨难。

刚才走出警局的舒亦书，立刻接到了一通 Call 机，他低头一看，发出第五百三十六次的叹息，这号码分明是来自他狐君狗党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小王，而此时他才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。

原本他跟小王打赌，自己这个工作一定可以做一个以上，若没有的话，他请王吃顿大餐，若有的话，小王不仅要帮他付一个月的生活费，还每个礼拜一回的大餐。

是谁说过朋友是老的好？像小王这种陪着他一起长大的朋友都不看好他，要这种朋友有个屁用？也难怪当初小王敢壮士断腕的与他赌个这么个不太

公平的赌了，小王根本早算准了自己没寻机会能做完一个月。

“干么啦？”舒亦书回了个电话很哀怨的问着。

“我记得今天是你的发薪日啊，怎么样，该出来请我吃饭了吧？”小王笑嘻嘻的在电话那头说着。

“你又知道是我请你吃饭？”舒亦书本想骗骗他的，所以故意开心的说着。

“拜托，我认识你几年了我会不知道你是个‘衰’人？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中过发票、彩票一类的了？从小到大你哪次工作超过三个月的了？从小到大你哪回考试作弊不被捉到？从小到大……”

“好了，别说了，出来吃饭啦！”打断了小王的话，因为舒亦书完全不想再听这些属于自己的“创痛史”，干脆花钱打发这个混蛋了事算了。

但等到舒亦书挂了电话，来到与小王相约的餐厅时，才发现小王果然是个王八蛋。

“嗨，瘟疫兄。”包括小王在内的四个大男人围坐着一张桌子，眉开眼笑的向舒亦书打着招呼，

“谢谢你今天的慷慨赞助啊，咱们几个哥儿们最近

正愁着没机会打打牙祭呢！”

“谁说要请你们这帮混球的了？”他拉开椅子一屁股会下去瞪着小王，“小王，你干的好事？”

“哎呀，有难同当嘛，我多找几个哥儿们来陪你度过这个衰戚的失业夜晚啊，你干么这么介意呢？”小王一点悔意也没有的哈哈笑着。

“介意？哼！我一点也不介意，我只想把你的皮剥下来当外套穿而已，点菜了啦！”人恶狠狠的骂着，然后了会计得过来点菜。

舒亦书自己并不富有，但他知道这些朋友也都差不多，有的被别人会，有的女朋友跟人跑了，有的根本差点成了流浪汉，只是，他们是朋友，那种由小到大一起做坏事的“革命情谊”，让他打心里也不介意请他们吃包虽然自己的荷包早也扁扁薄薄的了。

几个大男人吃饱了饭，当然免不了找个小酒店来个畅快，正当大家醉眼惺忪的时候，小王挽住了舒亦书的肩头，“哥儿们，今天有啥笑话说给大伙听听吧！”

“笑话没有，只不过我今天亲眼目睹了一声抢案，被人拿马枪顶着头，后来又到警察局里去喝了

个下午茶而已。”舒亦书微醺的说着。

“我的妈！舒，你的‘瘟疫’之名还真是名副其实啊，大家一辈子都不可能遇到的事被你遇上了！”小王大笑的拍着他的肩。

“别再叫我瘟疫了好不好？”舒亦书很不高兴听到这个绰号。

“不然还有什么绰号更能表达你这个人？从小到大，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就会有问题，人身旁好友的女朋友没有一个没被抢的，跟你一起做坏事没有没被捉过的……”

“那你们干么还老找我吃饭？”他生气的说着。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？”小王跟其他的几个男人异口同声的说着，“谁要我们是你的朋友啊，换成是别人才懒得理你，只可惜谁要我们倒楣认识了你，既然认识了你，当然只得陪你到老喽！”

突然之间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舒亦书的心里有些感动，虽然大家明知道跟他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事，但却因为年轻不懂事而互相结识，所以这么义气相对。

“不过你也不要太感动啦，”一分钟之后，一

个喝酒喝得眼眼发红的家伙抬起头来，“跟你在一起起码我们比较会珍惜自己啦，看了你那谁也经不上的倒楣样，任谁都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”

“去你妈的！”原本还有点感动的舒亦书开始后悔自己先前的感动，而低声骂了起来。

“哦，你提到了幸运我才想到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幸运传说啊？”小王突然大叫一声吓了大伙儿一跳。

“什么幸运传说？”另一个人立刻好奇的问着。

“这也是我从别人那儿听来的，听说咱们市里有个女人啊，超强的，”小王又喝光了一杯酒，擦擦嘴角看着大家好奇的眼神，“听说只要靠近她三公尺内的人都会得到好运。”

“哪有这种事？”舒亦书一点也不相信有这种事。

“哥儿们，虽铁齿啊，人家只不过跟你相反，跟你在三公尺内的人都会倒楣也是事实啊。”小王哈哈大笑的指着他。

“狗屁！”舒亦书低咒了一声。

“是不是狗屁我不知道，不过听说好家仓库里

光堆她中奖得来的东西都摆不下了，而且路上随便捡张发票也能中两百万。”

“哇，那她不早发了，啧啧！”一个小个子眼冒“钱”光的说着。

“发呆了好吗？我想要是谁那么幸运娶了那个女人，包和奋斗十年，不，三十年。”小王拼命的点着头说着。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，住哪里？年纪多大？”突然，几个男人开始连声问着，急急想打听那个“幸运传说”女主角的底细，其中只有舒亦书一个人从头到尾闷不作声的低头喝着酒，好像对这个“幸运传说”一点兴趣也没有。

“小舒，你干么那么冷淡啊？”小王跳过几个朋友的问题，直接问着舒亦书，“我这全部可都是讲给我听的。”

“讲给我听干么？”他纳闷的问着。

“我们这些人里你最需要幸运啦，你要是想办法钓到那个女人，你这辈子的‘衰’运有可能就可以告一个段落啦！”小王笑呵呵的说着。

“那倒是，小舒也许以后可以入名叫赢一赢啦。”其他几个朋友也跟着起哄了起来

“作你的春秋大梦去，我舒亦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，这辈子就算衰到家也绝不会靠一个女人出头。”舒亦书正气凛然的说着。

“干么那么虐待自己嘛，搞不好你真的从此改运了，我们也好跟着鸡犬升天。”小王不同意的说着。

“要升你们自己去升天，我不做这种没人格没节操的事！”他从子里很不屑冷哼一声。

“喂，好好说话好不好，有什么叫没人格没节操？”小王也许是喝得多了一点，脾气马上上来，

“真是狗咬品洞宾不识好人心，要不是看你可怜，我才懒得告诉你这档子事。”

“可怜个屁！”舒亦书火也上来了，“我就要说你们没人格没节操，为了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在这里作你们的春秋大梦。”

“舒亦书！”小王大叫一声，很生气的拉过他的衣领，“你他妈的一点感谢都没有就算了，居然还说这种屁话，亏我们还认识了这么久……”

不知是酒意使然，还是几个大男人心里都有不足以道人的苦处，这五个大男人居然就在小酒店里大打出手，打得真是战况空前，店里的东西被他们

打得破的破、倒的倒，店家眼见阻止无效，于是请了警察过来将这五个男人揪到警察局里去蹲了一夜。

于是，幸运传说是什么已经没人在意了，如何度过五个大男人独处的拘留所夜晚，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……

☎ ☎ ☎

“别再犯了知不知道？国家的钱可不是用来养你们几个大米虫的！”第二天一早，警员斥责了半小时之后，终于将舒亦书等五人放出拘留所。

“再见。”五个人之间的一个胖子傻呼呼的回头对警员说着。

“你呆子啊，再见什么？要蹲下回你自己一个人回来蹲！”小王敲了胖子一脑袋，地着对方的黑圈及一身破烂，终于忍不住的在警察局前面大笑了起来。

“对不起啊！”舒亦书首先止住了笑对大家说着抱歉。

“算了啦，我们大家都有错啦！”小王很不好意思的摸摸头，“哥儿们一场了，就算我们大家昨

天酒喝太多好了。”

“也罢。”舒亦书叹了口气，“就算我是个瘟疫好了，昨天的损伤我全担了。”

“你不担也不行，我们身上全没钱了。”几个男人大笑起来，然后互道珍重，各自转向回到该回去的地方。

而舒亦书在补眠了一早上，梳洗干净之后，发现自己似乎又得重蹈多次的覆辙，再度找个新工作了，只希望这回这个工作，唉！真能待满三个月。

要找工作，当然得买报，买报的话，当然得出门，于是他便穿着一身的轻便，走到附近的书报摊去。

“这里什么时候在盖大楼我怎么不知道？”才刚走下楼，他望着身旁十公尺外的一个工地自言自语的说着。

但反正盖不盖大楼也不关他的事，所以舒亦书便穿越工地前面走到最近的一个书报摊，买了一份报纸，边走边看着。

唉！还是一样，工作很多，只是不晓得哪一个能撑得久一点，他在心里哀伤的想着，然而就在他低头看报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群人不断的大叫着，

“小心啊，危险！”

危险？舒亦书一听到这个声音立刻警觉的跳到一旁，以他多年的经验，他早知道如何避开危险了。等他自觉到了安全地带的时候，他抬头一看，妈妈咪啊，一条大钢筋居然挂在半空中摇摇欲坠，看得他啧啧称奇着，并在心中暗骂施工单位的不小心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居然发现有个女人还一副没事般的工地前，他再抬抬头，天！钢筋要掉下来了！

“小姐，走开，危险！”舒亦书也开始学着别人对那个女人大叫着，并且不断的对她挥手，但怪的是那个女人居然好像一点也没听到他的警告般，不仅停下了脚步，还抬头往上看。

“天！要自杀也不是这种死法好不好？”他哀号了一声，然后丢下手上的报纸用最快的速度往女人的方向跑去将她扑倒，然后就在迅雷汲掩耳的状况下，他们的身后传来一声巨响。

“你想死也不要用这种方法好不好？”在发现自己跟身下的女人都没事之后，舒亦书很生气的骂着，“你没听到那么多人都在跟你喊危险吗？”

“要你多管什么闲事，我危不危险我自己难道不知道？”女人被压在他的身下，很不舒服的挪了